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聞見錄卷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楊鸞

聞見録卷八

宋 邵伯温 撰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於洛今南州坊張觀文宅是也眞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為幸其宅坐堂中（宅後歸張氏御坐人不敢居正寢）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頴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

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文靖公亦受其術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攜以來明日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葢欲相潞公手也薦潞公為殿中侍御史為從官平貝州出入將相五十年以太師致仕年踰九十天下謂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呂

氏之門嗚呼盛哉

呂文靖公為相章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李宸妃薨章獻祕之欲以宮人常禮治喪於外文靖早朝留身奏曰聞禁中貴人暴薨喪禮宜從厚章獻遂挽仁宗入內少頃獨坐簾下召文靖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

且奈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
官奉靈轝繇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
入内都知羅崇勲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
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童獻皆從之後童獻上仙燕王
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毁
頓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
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帝親哭
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

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使仁宗
孝德章獻母道兩全文靖公先見之明也嗚呼智哉
呂文靖公致政居鄭州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出為河
東陝西宣撫使過鄭見文靖問曰叅政出使何也文正
曰某在朝無補自謂此行欲圖報於外文靖笑曰叅政
誤矣既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聞其言始有悔意
未幾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時富
韓公亦自樞密副使為河北宣撫使將還朝除資政殿

學士知鄆州兼四路安撫使嗚呼文靖公既老其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數絶人遠矣

至和間仁宗不豫一日少間思見宰執執政聞召亟往呂文靖為相使者相望於路促其行公按轡益緩至禁中諸執政已見上上體未平待公久稍倦不樂曰病中思見卿何緩也文靖徐曰陛下不豫久不視朝外議頗異臣待罪宰相正晝自通衢馳馬入内未便帝聞其言咨歎久之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内朝皇后曰

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為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嗚呼文靖公者其智絶人類此
孫文懿公眉州眉山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

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滎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為一村鎮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鄯州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謝之以黄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為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縝皆為宰相維為參知政事李參

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曾孫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席一氊乃割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世為婚姻不絕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慶歴三年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知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為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

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師客也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為布衣交及同賦長嘯却胡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公後為賢從事其所立溫公自以為不可

及也嗚呼簡肅公者可謂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卿樞密在席下厚卿苦癎疾凡聚立廡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與文康公苦淋疾為樞密使疾自平正同葢人之疾病隨血氣之通塞氣血既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

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為博士聞於朝徹去

尹師魯謫崇信軍節度副使移筠州監酒得疾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聞於朝乞師魯就醫於鄧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挾醫以往調護甚備師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師魯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師魯隱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師魯復開目文正問曰何所見也師魯從容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復閉目而絕

呂獻可病手書以墓銘委司馬溫公公亟省之獻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開目曰天下尚可為君實其自愛遂閉目以絕嗚呼大君子於死生去來不變葢如此至於平生以道義相推重者獨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

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懿恪早貴文忠自選入館職謫夷陵時懿恪已為知制誥後入翰林為學士盡轉八座尚書熙寧初拜宣徽使遍歷藩府元豐初召還赴院供職出判北京時賜笏頭毬露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謝曰横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也葢祖宗舊制見任兩府許笏

頭毬露金帶佩魚前任者非得旨不許尚書翰林學士於御仙花金帶上佩魚者元豐近制也惟方團胯帶乃可佩魚毬露帶方團胯也故曰近制也文忠與懿恪雖友壻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參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老不可以東宫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葢懿恪主呂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

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多會於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畫像錢相與希深而下亦畫其旁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為古文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都廳閒話者諸公之所著也一時幕府之盛天下

稱之又有知名進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門生王復王尚恭為稱首時科舉法寛秋試府園甒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為試官王復欲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當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隱君郭不知為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甞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

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洛人至今呼爲郭五秀才庄云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懐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

錢相遇諸公之厚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為留守御吏如束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訶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寇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脩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沂公年已高若為之動公偉之永叔後用沂公薦入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薨易名者三卒

得美諡永叔之力云

賈内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内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内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為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揮使時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嘗被髮帶銅鑄人面突圍陷陣往來

如神震畏慴服無敢當者而識達光遠賢士大夫翕然稱之尤為范文正范忠獻韓正獻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漢書曰為將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勵無怠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遠祖武襄愧謝曰某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又或勸去鬢間字則曰某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忠獻家必拜於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郭宣徽逵少時人物已魁偉日

懷二餅讀漢書於京師州西酒樓上飢即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為常酒家異之後亦以散直為延州指揮使范文正公為帥令主私藏端坐終日不出門文正益任之韓魏公代文正公宣撫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屢立大功進至副都總管治平中召為簽書樞密院楊太尉遂微時為文潞公虞候吏每燕會太尉獨不食餘饌他人與之亦不顧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貝州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受上賞後官至節度使苗太尉

授為小官時客京師逆旅中未嘗出行同輩以為笑後為名將帥官節度使兩除殿帥四人者其功業智勇貧賤遇合略相似故并書之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别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

其可違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爾兄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姓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任道司門為先公云

余為潞州長子縣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為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為業有兒年七

八歲不能養欲施寺之祖師祖師善相謂曰兒相貴可令讀書因以錢幣資之是謂文康公後公貴祖師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公最受寇萊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陽陶化坊洛人至今謂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益柔益柔官龍圖閣直學士有時名孫慎言慎行慎術俱列大夫皆賢從康節先生交遊也

聞見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聞見録卷九

宋　邵伯温　撰

富韓公初遊塲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尹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上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為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

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為諫官至知制誥宰相不悦故薦公以使不測之遼歐陽公上書引盧杞薦顔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報公能使遼之君臣誦公之言修好中國不復用兵者幾百年可謂大功矣然公每不自以為功也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公皆以奉使無狀力辭不拜

且言遼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敵萬一敗盟
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金人玩弄我
朝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
復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帝俟公
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
用非以使遼故也公不得已乃受嗚呼使遼之功偉矣
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自言以為
功也葢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

者世烏得而窺之哉蘇内翰奉詔撰公墓道之碑首論公使遼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温先君子隱居謝聘與公為道義交獨為知之

慶歷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汎使劉六符再至求關南十縣之地遼意叵測在廷之臣無敢行者富韓公往聘面折遼之君臣遼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

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曰政府固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命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公忠直如此契丹既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拱辰對曰富弼不能止敵人谿壑無厭之求念陛下止一女若遼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

帝正色曰朕為天下生靈一女非所惜拱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於此天下幸甚嗚呼吾仁宗聖矣哉拱辰蓋呂丞相之黨云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叚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二人俱該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轉殿中丞升平官至大理寺丞此法至今行之嗚呼為宰相者能如富公可謂賢矣升平既卒公念之

不忘招其子宜與子孫講學公薨宜亦老猶居門下至崇寧間立試門客法宜不為新學始求去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憂上遣使下詔起復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末云天下得一不孝子且將何用仁宗乃從其請及英宗已即位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為樞密相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竊聞陛下即位録用舊臣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為效而推今日之恩嘉

祐中雖嘗汎議建儲之事仁宗尚祕其請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辭曰韓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疊受陛下官爵臣獨無一毫之效又辭曰韓琦等七人於陛下有功有德獨臣於陛下無功不過在先朝有議論絲髮之勞又辭曰琦等勲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謝以快羣望以此見富公豈因不預定策而歉魏公哉

熙寧初富公再入與曾魯公並相呂公公弼為樞密使韓公絳趙公槩馮公京趙公抃皆為叅知政事俱久次王荆公安石拜參知政事乃薦呂公公著為御史中丞有旨特許不避公弼公弼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趙公槩致仕馮公趙公皆出富公判亳州曾公判永興軍惟韓公絳與荆公在政府既而絳宣撫陝西外拜昭文相荆公拜史館相絳失職以本官知鄧州荆公遂拜昭文相司馬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議新法

不合辭不拜出知永興軍呂公公著力言新法罷中丞出知永州韓公維亦以論不合罷開封府知河陽昔與荆公交遊揄揚之人皆退斥不用荆公獨用事乃以富公為沮青苗法落使相散僕射判汝州荆公後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金陵乃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書有曰無使齊年知謂馮公京蓋荆公與馮公皆辛酉人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荆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者蓬州人

有道術荆公居喪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併中荆公也又起鄭俠獄事連荆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惠公求害荆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辭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士寧止於編配嗚呼荆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再相不久復知金陵領宮祠至死不用初韓公絳論助役與荆公同後拜史館相亦為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熈寧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舉常平倉趙濟言公沮格新法落武寧節度及平章以左僕射判汝州過南京張公安道為守列迎謁騎從於庭張公不出或問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来見張公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張公接富公亦簡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某知貢舉院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者既来凡一院之事皆

欲紛更之某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王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

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異哉公既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弔之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致仕

者給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賔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時節往來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潞公早退潞公愧謝既薨其子朝議名紹廷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兩女與其壻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髪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朝廷擢德先為河北西路提舉

常平德先辭曰熈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臣不敢為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德先卒鄭人晁詠之誌其墓文甚美獨不書辭提舉常平事有所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為同知樞密院事

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

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
初不屈如召試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録
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詩詆
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罷
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條例司疏駮頒天下又誣
呂申公有言藩鎮大臣將興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
草申公謫詞昭著其事因以揺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
魏公終始不替魏公薨帝震悼親製墓碑恩意甚厚荆

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

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永興軍移判北京過闕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為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荆公强辯類如此當魏公請册英宗為皇嗣

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閤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有所處之矣然荆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或云蔡襄亦有異議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疾作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宮時司馬温公知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陽公巳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

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説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至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矣嗚呼魏公真宰相也歐陽公言吾為魏公作晝錦堂記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正以此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

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朴亦早死嗚呼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張金部名方為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湛為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异為屬官皆相善張金部召去薦文令公為代潞公為子弟讀書於孔目官張望家望嘗為舉子頗知書後隸軍籍其諸子皆為儒學潞公少年好遊令公恠責之潞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學問益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數百篇令公

為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彦博者寒薄其可託乎乃已後潞公出入將相張望尚無恙公判河南日毋申國太夫人生日張望自河清來獻壽有詩云庭下郎君為宰相門前故吏作將軍張望以子通籍封將軍云望嘗曰吾子孫當以立門金石心為名長子靖與潞公同年登科兄弟為監司者數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門字行諸孫益顯有為侍從者康節先生云嘗見張將軍沈深雄偉有異於衆人能識潞公於童子時宜其有

後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歴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為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為成都日多宴會歳旱公尚出

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日禱於廟中即日雨歲大稔異哉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温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没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聞見録卷九

聞見録卷十

宋 邵伯温 撰

文潞公慶歴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栁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羅題詩

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事與陶穀使江南郵亭詞相類云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

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稷後移陝漕方五路興兵取靈武稷隨軍威勢益盛一日早作入鄜延軍營軍士鳴鼓聲喏帥种諤臥帳中未興諤忙之出對稷呼皷角將問曰軍有幾帥曰太尉耳帥未升帳輒為轉運糧草官鳴鼓聲喏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

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後朝廷遣給事中徐禧同延安帥沈括副帥种諤領兵築永樂城諤議不合括以聞朝廷留諤守延安括專永樂之役未至夏人傾國圍永樂城已急監軍李舜舉衣襟作奏曰臣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李稷亦作奏但云臣千苦萬苦也神宗得奏皆為之動城破既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蕃張芸叟言有自西夏歸見之者舜自經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亂為官軍所殺嗚呼稷不得其死宜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褊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置按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須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撿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郎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鏁亦無從撿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

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别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狀幸諸君寛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郡以出未幾輔之罷嗚呼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焕曰先君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其

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為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

泣自此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嗚呼潞公之德度絶人益如此

洛城之南東午橋距長夏門五里蔡君謨為記蓋自唐已來為游觀之地裴晉公緑野庄今為文定張公別墅白樂天白蓮庄今為少師任公別墅池臺故基猶在二庄雖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連接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司洛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後載門入城分諸園復合一渠

谿天門街北天津引龍一橋之南東至羅門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東南入城皆北行分諸園復合一渠由長夏門以東以北至羅門皆入於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庶士園宅多有水竹花木之勝元豐初開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為廢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與伊洛滙以通漕運隷白波輦運司詔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園圃復盛公

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間公還政歸第以几杖鐏俎臨是亭士女從公遊洛焉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勝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其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

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公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至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

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朝議旦程中散晌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勝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勝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河南詩隸書於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初溫

公自以晚輩不敢預富文二公之會潞公會温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温公愧謝方潞公作耆英會時康節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吳執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祕書丞不樂仕進覓休致其年德不在諸公下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執中未嘗一至公府其不預會者非潞公遺

之也文潞公嘗曰人但以某長年為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内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何足樂者嗚呼皆達理之言也

英宗即位侍御史吕誨獻可言歐陽修首建邪議推尊濮安懿王有累聖德并劾韓琦曾公亮趙槩積十餘章

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率其屬以御史敷告納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匽側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賛引獻可待對於崇政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賛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

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温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趨以去温公自

經筵退黙坐玉堂終思之不得其説既而縉紳間寖有傳疏説者多以為大過未幾中書省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綸天下為已任始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私立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以實誅賞輔弼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郡或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從之所用皆憸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歎服以獻可為知人温公與安石相論辨尤力神宗欲兩用之命温公為樞密副使温公以言不

從不拜以三書抵安石冀其或聽而改也安石如故所
為終安石不聽乃絕交溫公既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
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
康節先生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
至獻可謫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為鄧州也康
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
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乘几前當蹇諤百花
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

和云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已十年不謂聖朝求
治理尚容遺逸臥林泉羨君自有隨時樂顧我官閒飽
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請宮
祠歸洛溫公康節日相往來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白
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
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
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秪憚跋
盭之若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

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卧内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故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為中丞時則曰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

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

其才棄衆任已厭嘗為奇多變更祖宗法専及斂民財

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

及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

廟堂必無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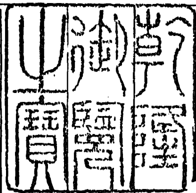
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仲

通復遅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

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隂祝獻可諸子勿摹

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為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為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為使時號清

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强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聞見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閩見録卷十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楊　鸞

聞見録卷十一

宋 邵伯溫 撰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於金陵一見竒之自知制誥進翰林學士荆公欲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年温公以謂不然力爭之神宗用荆公為參知政事用温公為樞密副使温公以言不從辭不拜樞密吕公獅因奏事殿上謂帝曰陛下用司馬為樞密光以與王安石議論不同力辭今日必來決去就時温公

待對立庭下帝指之曰已來矣帝又歎曰汲黯在庭淮南寢謀溫公堅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到官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叅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謂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汲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己占固權寵嘗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内出手詔

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
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安石素厚
安石拔於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為
不敢顧私恩廢公義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
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僚
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絶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
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
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

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别白言之軾與文仲皆踈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墮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禄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禄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

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竊盜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竊盜之行令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詰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

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帝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臺以修資治通鑑後乞提舉嵩山崇福宫凡四任歷十五年帝取所修資治通鑑命經筵讀之所讀將盡而進未至則詔促之帝因與左丞蒲宗孟論人才及溫公帝曰如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

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不衰如此特
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
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至元
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書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
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
為館職時帝初璥感疾既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
馬光吕公著為師保帝意以為非二公不可託聖子也
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

當熙寧初荆公建新法之議帝感之至元豐初聖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為御史大夫為東宮師保葢將倚以為相也烏乎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爾王荆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

古王公雖不道未甞敢以人代畜也烏乎二公之賢多
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
司馬溫公閒居西洛著書之餘記本朝事為多曰齋記
曰日記曰記聞者不一也今亡矣時與王介甫已絕其
記介甫則直書善惡不隱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
人舉進士有名於時慶歷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簽署揚
州判官後知鄞縣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藝及程試
文有美者讀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

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禄入家數日輙無為諸弟所費用家道屢空一不問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説人莫能詘始為小官不汲汲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為宰相薦安石及張瓌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澆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繇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

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從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伯溫惜其不傳於代故表出之

熈寧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為京西察訪樞密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資福院為行臺挾其父勢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中師待制轉運使李南公等日叅晚衙之甚恭時司馬温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獨立一班葢尹以下不敢相壓也既報班齊温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葢朝儀位著以官為髙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天申即日行

司馬溫公既居洛時往夏院展墓省其兄郎中公為其羣從鄉人說書講學或乘興遊荆華諸山以歸多遊壽安山買甕窰畔為休息之地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入崇福宫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嵓尋髙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録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

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其旨遠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齊物我一窮通若將終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則功被社稷澤及生靈嗚呼真古所謂大丈夫矣

元豐四年官制書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圖本出先謂宰輔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之又有旨范純仁弟純粹自京東提舉常平移陝西轉

運判官上殿帝問純仁無恙純粹曰臣兄純仁無恙帝方悟時純仁為西京留臺尋除直龍圖閣

元豐變法之後重以大興大獄天災數見盜賊紛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復祖宗舊制更用舊人遽厭代未暇而德音詔墨具在也司馬溫公自與王荆公論不合不拜樞密使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首起公為宰相其於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尤甚者罷之王荆公嘗有恙

歎曰終始謂新法為不便者獨司馬君實耳蓋賢其賢而不敢怨也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當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嗚呼公之勇猛孟軻不如也若曰當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絶異時之禍實公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得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

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
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
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
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
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
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冐民新
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
息蓋祖宗之法壹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

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荊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荊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雖舊典亦有弊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

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令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
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
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
陪喫劒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
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
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
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
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

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溫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故利害未盡議者謂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則可行雇役之法凡家業至三百千者聽充又許假借府史胥徒雇之無害衙前非雇上戸有物力行止之人則主官物護綱運有侵盜之患矣唯當革去管公庫公廚等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役則皆無賴少年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言故曰差雇二法並作並用則

可行也荆公新法農田水利當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馬等相繼亦罷獨青苗散斂至建炎中國亂始罷嗚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行新法不作樞密副使神宗退溫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絕

王荆公天資孝友俸禄入門諸弟輙取以盡不問其子雱既長專家政則不然也荆公諸弟皆有文學安禮者字和甫事神宗為右丞氣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

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而言曰揚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上不樂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者恐不預上為之笑

罷朝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累矣方蘇子瞻下御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國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内荆公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荆公罷竟為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雱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荆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為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雱

者囚首跣足手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雱為從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葢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雱荷鐵枷杻如重

因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為寺以薦其福後荆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録者姪紿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安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没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

尚未有子頵公夫人言之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裝飾至書院中兾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頵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荊公官浸顯俸禄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輙不請晩居洛買園宅猶以

元郎中為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絶交矣

聞見録卷十一

聞見録卷十二

宋 邵伯温 撰

吕誨叔王介甫同為館職當時閤中皆知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亂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為誨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為知忠義或以為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强聒人耳衆意未滿誨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故介甫平生待誨叔甚恭嘗

簡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為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議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姦矣

王荆公與吕申公素相厚荆公嘗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

此荊公薦申公為中丞欲其為助故申公初多用條例
司人作臺官旣而天下苦條例司為民害申公乃言新
法不便荊公怒其叛已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
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
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
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
錢數為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荊
公因用此為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

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賜叔以為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輙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令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為申公也熈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宫居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生康節

曰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公有宅矣未幾得
地于白師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為園宅不甚宏
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
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
矣時荊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
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
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
河陽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于福先寺上東院

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
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曰二龍閒卧洛波清幾
歲優游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爲蒼生申
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
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
與温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伯温以經明行修命
官見公于東府公語及康節咨歎久之謂伯温曰科名
特入仕之門高下勿以爲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温

起謝馬公三子希哲希積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温與
之游甚厚三年公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次年薨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
神宗欲以子瞻為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
士不曉吏事故用為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
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子
瞻子瞻外補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子瞻
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子瞻自知

湖州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歡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

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葢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葢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

恍惚獨言若狂者田晝承君云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絶今居閒復欲作書相問防忻然為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輙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狀視公適報司馬溫公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日録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寧府王防家取日録以進卞方作史懼禍乃假日録減落事實文致姦偽上則侮薄神宗下則誣

毀舊臣盡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蓋荊公初相以師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禮甚厚再相帝滋不悅議論多異同故以後日録下欺神宗匿之令見於世止七十餘卷陳瑩中所謂尊私史以壓宗廟者也伯温竊謂荊公聞温公入相則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蓋二公素相善荊公以行新法作相温公以不行新法辭樞密使反復相辨論三書而後絶荊公知温公長者不修怨也至荊公薨温公在病告中聞之簡吕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

卿之典宜厚大哉溫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議事英宗又言
稱親濮安懿王為非禮以此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荆公
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曰陛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持其
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
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
自草制極於醜詆明日蔡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辭出於

荆公為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内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公既退居専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輙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輿歸蜀極江山登臨之勝賑其宗族之貧者朞年而後還元祐初哲宗登極宣仁后垂簾同聽

政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

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温公同升

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

云中禮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會葬陵下蔡京見公

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

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為利故公卒不為元祐二

聖一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幷斥公為元祐黨將加追

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已或

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為宰相蜀公既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為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

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辯姦一篇為荆公發也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濤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

令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

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既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不衷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竪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

詆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受其詆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斯文出一時論者多以為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歎后十餘年荆公始得位為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温公初亦以為不然至荆公虐民亂政温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荆公三書甚苦冀荆公之或從也荆公不從乃絕之温

公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曰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温公不見辯姦也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錢朝請者名景諶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廵轄西京馬遞鋪鎻廳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生仲父同塲屋仲父之葬康節屬以為誌熙寧八年與王十三丈詔景猷同從瀛帥張諌議八丈景憲定國辟為屬官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見之寄康節詩曰橋邊處士丈如錦

塞上將軍髮似霜錢丈與王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絶終身為外官其家集有答兗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見錢丈之賢矣其書曰景諶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執事專使至蒙賜書周悉既感且慰兼審府政清閑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與吾兄别已八九年其間悲哀離憂家事百出患難多而歡意少都無目前之樂雖人事使然亦年齒將衰情悰不佳耳每遇美景樂事群居衆處之樂反戚戚

感傷至終日慘然而去不知吾兄懷抱又如何也及蒙
垂問八九年間所得所失幷問及拒時宰事乃勸僕以
遠599辱計吾兄以人言之闒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
僕亦不自知其為是為非但量已之力行已之見而已
試為吾兄一二陳之始僕為進士時彼為太常博士主
别頭試取僕于數百人之中以為知道者得預薦送于
春官彼又稱重於公卿間是後日遊其間執師弟子之
禮授經論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子之言不言及

其提點畿內僕為畿薄當是時學士大夫趨之者不一
獨以文稱薦則親其人亦已熟矣及僕調滎陽澤令繼
丁家難聞其參大政天下之人無不懽喜鼓舞謂其必
能復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來京
師因見之于私第方盛夏與僧智緣者並臥於地又其
與日最親者一人袒露而坐於傍顧僕脫帽褫服初不
及其他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僕對曰以利少而害
多後日必為平民之患又問曰孰為可用之人則對以

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難尤非淺淺事彼不樂僕私自謂大賢為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業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無亂及歸許見變易祖宗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為政而務新奇謂為新法而天下好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前日之所講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當國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事僕戲與平甫相誚以謂百事皆可所不

知者新書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為太戇擊節賞歎以僕為知言及見彼首言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戎瀘蠻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彼大怒是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為僕寒心者及退就謁舍有為僕賞激者有指以為矯而詆者僕固已自得於胸中亦不屑人言之是非僕每觀自古以來好利者衆顧義者寡天下萬事率皆由人而不在於己何也利勝於義也是以君子置其

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出處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義而行之在我則有所不為曷為利所動而亦由於人則盜亦可為也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僕嘗病此風行之於天下也甚久歷千百年無一人正其弊而曉其俗者以是行之於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卹哉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內不愧於心僕之所得如此當時雖私自喜得不致於禍以為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識淺而慮困不知治亂興

亡之本而暗於治體自國朝以來得君未有如此之專
者方天子聰明神聖祖宗積德百年仁恩靈澤淪人骨
髓而未有享之者正當輔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
承列聖之休享百年之澤安養元元之民與天下共之
致太平之業成萬世不可拔之基以貽子孫於無窮而
反玩兵黷刑變亂天常以祖宗為不足法蔽塞人主聰
明離天下之心以基亂階此忠臣義士尤所痛惜也後
僕官繁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

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虞以罪去者不但變其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術經義文章自名一家之學而官人莅政皆去故而尚新竒天下靡然向風矣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而無耻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預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為之主皆大中

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為文學六經而為必本于道
德性命而一歸於仁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
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
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為高陽帥幕到
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鎮靜邊鄙無事得優游
於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歲一女早嫁令族願
一身都無所累然有貧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遺藐然
未畢婚嫁即主人罷府當求抱關擊柝之仕以為貧藏

身避當塗之怒令春邵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為洛中之游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吾兄愛我素厚知我此志故盡僕所懐看訖裂去無以示人以遠吾獻聞吾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時定歸因書垂及相去甚遠未有占會之期唯愛民自厚他無足禱云

閳見録卷十二

聞見録卷十三

宋　邵伯温　撰

劉仲通慕司馬温公吕獻可之賢方温公欲誌獻可墓時仲通自請書石温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始有懼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温公門下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至温公入相元祐薦器之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絶某位政府足下獨

無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至溫公薨器之官浸顯為溫公之學益篤故在臺諫以忠直敢言聞於時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抵一郡聞有使者自京師來人為器之危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器之治後事客泣涕以言器之色不動留客飯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紀綱之僕從容對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其所

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器之留數日使者入海島杖死内臣陳衍章惇蔡卞固令迂往諸郡逼諸流人自盡耳器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乆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也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建中靖國初以上皇登極赦恩得歸居南京㝷復從官帥定武蔡京用事

再落職以死嗚呼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真元祐人也器之平生喜讀孟子故其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熙寧間上書者言泰州閒田萬餘頃賦民耕之歲可得穀三萬石因籍所賦者為弓箭手並邊有積年滯鈔不用用之以遷蜀貨而鬻於邊州官於古渭砦置市易務因之可以開河湟復故土斷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議知秦州事李師中極言其不可乃命開封府推官王堯

臣同內侍押班李若愚按其實堯臣還奏曰臣按所謂閑田者皆無之且興貸以積境上實啓戎心開邊隙為後害甚大臣竊以謂不可也聞者以其言為難堯臣後為賢從官其墓誌所載如此伯溫曰上書者王韶也宰相力行者王介甫也知秦州李師中者鄆州名臣李誠之待制也介甫主韶之說為熙河之役天下之士無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獨能言之難哉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

日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荊公爭按問欲舉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唯聲苦時范忠宣公為侍御史皆劾之言荊公章云志在近功忘其舊學言富公章云謀身過於謀國言曾公趙公章云依違不斷可否忠宣每日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荊公猶欲用忠宣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從出為陜西漕又移成都漕荊公不悅竟以事罷之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指王

珪為克黨欲幷逐之珪畏確引用為執政時珪獨相久
神宗厭薄之珪不悟確機警覺之一日密問珪曰近上
意於公厚薄何如珪曰無他確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
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
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語珪欲
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克與琬善以書告琬
琬上章自辯帝問珪曰張琬事唯語卿琬何從知珪以
漏上語退朝甚憂召俞克問之克對以實珪曰某與君

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
上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帥環慶充果建取靈武之章
未幾充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節度五路大
兵為靈武之役涇原副帥劉昌祚領大部兵先至靈武
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進熈河李憲兵不至鄜延副帥
种諤獨乞班師遵裕至夏人大集決黃河水以灌我師
凍餒沉溺不戰而死者十餘萬人遵裕狼狽以遁虜追
襲之諤擁兵不救以實其説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

上語之罪所致紹聖初謂珪策立哲宗有異議以為臣不忠追貶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其罪也蔡確罪尤大貶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確鞫相州獄朝士被繫者確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自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確專以起獄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郇公之疎族舉進士在京師館於郇公之第私

族父之妾為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街中一嫗為嫗所訟時包公知開封府不復深究贖銅而已惇後及第在五六人間大不如意誚讓考試官人或求覲其敕擲地以示之士論忿其不恭熙寧初試館職御史言其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郇李承之薦惇可用介甫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介甫召見之惇素辯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數年至兩制三司

使右司馬温公記惇如此伯温作惇傳載辨誣甚詳楊元素為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曾布曰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為天下之

惠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知鄭州摯謫監衡州鹽倉琥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吕惠卿丁父憂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謀事者曾布時以著作佐郎編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悅之數日間相繼除中允館職判司農寺告謝之日抱敕告五六通布為都檢正故事白荆公即行時馮當世王禹玉並參政或曰當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問彼為俟敕出令押字耳故唐詷對兩府彈荆公文吕惠卿曾

布安石心腹王珪元絳安石之僕隷又曰珪奴事安石

猶懼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奉邈川青唐洮岷以

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遺種也獨宜

勒斯賫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爲藩

翰陝西州縣時置驛謂之宜家位歲貢奉不絶未開熙

河前關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張横渠先生之賢少時

亦欲結客以取范文正公帥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

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韓琦富弼二公為宰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王荆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新安縣主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河之策荆公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州白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斗粟尺布唯仰陜西州縣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河以來陜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冝勒斯賚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冝勒斯賚死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冝勒斯賚諸子唯棟戩者在湟鄯

最盛韶之勢止能取河州韶暫入朝果莊巳舉兵攻河州遂有塔布之敗景思立死之紹聖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樞密棟戩巳自立為強臣鄂特凌古所篡國人畏之鄂特凌古死其子轄沁立國人思故主不忘轄沁懦弱欲為僧國人又欲殺之轄沁遂乞納土歸朝廷時帥熙河童貫初領邊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熙州建中靖國初韓忠彥為相安燾為樞密遂棄鄯鄯求冝氏苗裔立之韓忠彥罷蔡京作相復鄯鄯責安燾與熙河帥姚

師雄及凡議棄者邊事復興矣嗚呼朝廷受小國叛臣所納地不能正其罪又賞以官爵在理為不順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種族以鄯鄯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聞無敢任其責者乃已至大金陷陝之六路兵入熙河即求鄯鄯舊族盡以其地與之嗟夫彼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為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

哀於府地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新法

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辭之

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令日朝廷

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

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

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

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

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

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温公申公亦相繼薨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堯夫並相忠宣所見與宗丞同故蔡確貶新州忠宣獨以為不可至謂汲公曰公若重開此路吾輩將不免矣忠宣竟罷去嗚呼宗丞為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與忠宣等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也宗丞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與韓兵部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為表出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而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抗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

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刺骨陰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吕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醇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熙寧間梁丞相適薨閤光獻后有旨於相國寺飯僧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為仁宗舊相耶后曰微梁適吾無今日矣帝問其故曰吾初册后仁宗一日對宰輔言

朕居宮中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宰相陳執中請付外施行梁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為不可况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曰梁適忠言也嗚呼唯仁宗之聖梁公之賢吾光獻后所以為宋之任姒歟

李承之待制奇士蘇子瞻所謂李六丈人豪也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丞相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

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馬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顯益有直聲唐介參政為臺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介春州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之句後介用潞公薦官於朝廷無所

言承之以後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韻詩也以山寒二字韻不同故云可見承之剛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令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後荊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為述承之深詆之至呂獻可中丞死承之以詩哭之有好進賢須退忠臣死國憂吾生竟何益顧卜九泉

遊之句荆公之黨吕惠卿益怨之未有以發也㑹承之上章自敘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堅請領之惠卿因節畧文意以天生微臣實為陛下等語故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責終其身不至大用嗚呼士若承之豈孔子所謂剛者歟

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剌血書佛經志甚苦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朝士多以詩美之蘇内翰子瞻詩云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

王荆公薦李定為臺官定嘗不持母服臺諫給舍俱論其不孝不可用內翰因壽昌作詩貶定故曰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後定為御史中丞言內翰多作詩貶上自知湖州赴詔獄小人必欲殺之張文定范文忠二公上疏救不報天下知其不免矣內翰獄中作詩寄黃門公子由云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斷因或上聞上覽之悽然卒赦之止以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元豐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漲壞天

津橋波浪與上陽宫牆齊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為一深丈餘公卿士庶第宅廬舍皆壞唯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第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盜賊之警人稍安後兩日有惡少數輩聲言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至決配之乃定閶於朝築水南新城新堤增築南羅城明年夏洛水復漲至新城隄下不能入洛人德之康公尹洛有異政此其大者

聞見録卷十三